

一國志

吳

十三

東 京 圖 書 館

正	史	類
九	三	九
三	二	三
六	二	三
册	號	架

漢 書 門

五	九	四	一
三	六	九	九
册	架	函	號

內 閣 文 庫

漢	書
五	九
三	六
七	一
架	册

不許帶出

番 號	漢	5941
册 數	36(29)	
函 號	280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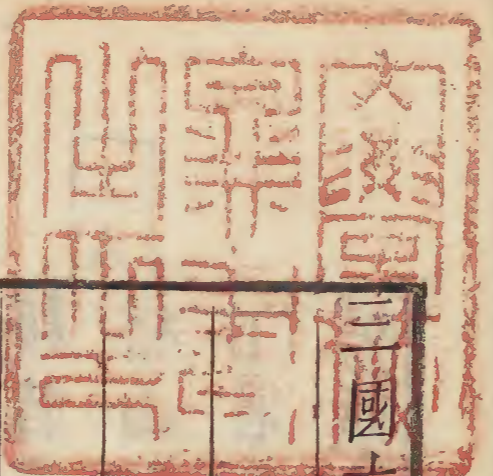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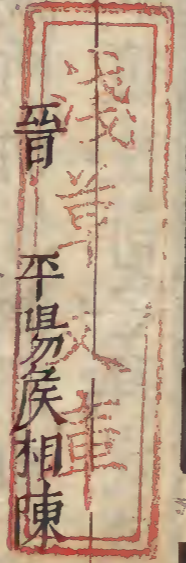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三國志



壽 抄

宋·西鄉侯裴松之 集注

明·長洲 陳仁錫 評閱

吳十三

陸遜傳第十三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

陸氏世頌曰：遜祖紆，字叔盤，敏淑，有思學，守城門。

校尉，父駿，字季才，淳懿，信厚，為邦族所懷，官至九

江都尉。

三國志 陸遜

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為之綱紀。門戶孫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為海昌屯田都尉，並領縣事。

史治

陸氏祠堂像贊曰：海昌，今鹽官縣也。縣連年亢旱，遜開倉穀以振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時吳會稽丹楊多有伏匿，遜陳便宜乞與募焉。會稽山賊，太帥潘臨舊為所在毒害，歷年不禽。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鄱陽賊帥尤突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

討賊

取精平於賊盜

淳于式

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左，今英雄基時豺狼闕望，克敵寧亂，非眾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為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為內應。權遣遜誅棧，棧支黨多而往，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疆者為兵，羸者補兵。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

三國志

陸遜

二

真有意思
人若計誅
壯繆則意
思淺薄矣

山名士乘
其名未着
初論異識

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願人不能為耳。呂蒙稱疾請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凌轢於人始有木功意驕志逸得務并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不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即都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

如果理直
可不擊伐
而計殺
之千古陋
看此一刺
客之所為

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獎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為將軍之勲足以長世。雖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茂以尚茲聞徐晃等少騎駐旌闕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眾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得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為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

三國志

陸遜

三

皆以招隱
軍功

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頃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
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
安無復所嫌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乃潛軍
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遜徑進
領宜郡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備宜都太守樊
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
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遜遣
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蜀將詹晏陳鳳異將
水軍旌將步兵斷絕險要即破晏等生降得鳳又攻
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睦大破之秭歸大姓文

李異謝旌

布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西方遜復部旌討破
布凱布凱脫走蜀以爲將遜令人誘之布帥衆還降
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爲右護軍鎮西將
軍進封婁侯

吳書曰權嘉遜功德欲殊顯之雖爲上將軍列侯
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
從事舉茂才

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曰管漢高
受命招延萊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
教者未必遠近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悽悽乞

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
歸木化權敬納其言黃武元年劉備率大眾來向西
界權命遜為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
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
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
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彤等各
為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
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

吳書曰諸將並欲近擊備遜以為不可曰備舉軍
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攻攻之縱下

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
獎勵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
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
自當罷於木后之間徐制其弊耳諸將不解以為
遜畏之各懷憤恨

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
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
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
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諸備于天常不
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

察形便

壞在近，彙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為
 戒。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
 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諸將
 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
 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
 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
 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
 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
 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攻拔之。一爾
 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

避思慮

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
 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從諸軍四面蹙之，土崩
 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鏡鎧，斷後僅
 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
 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志曰：吾乃為遜所折辱，豈非
 天邪？初，孫相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為備所圍，求救於
 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
 救？遜曰：安東得士眾，心城牢糧足，無所憂也。待吾計
 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桓
 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

忍辱

負重

方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案劔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疆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駑懦。竊

科敵

慕和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即改封江陵侯。又備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為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計備內實有奸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

吳錄曰。劉備聞魏軍大出。書與遜云。賊今已在江陵。吾將復東。將軍謂其能然不。遜答曰。但恐軍新破。創痍未服。始求通親。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推算。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

本謀

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
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
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
行之七年權使鄱陽太守孫魴譎魏大司馬曹休休
果舉衆入皖乃召遜假黃鉞為大都督逆休

陸機為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
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
鞭百司屈膝吳錄曰假遜黃鉞吳王親執鞭以

見之

休既覺知恥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為

朱桓

曹休

中部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二道俱進果衝休伏兵
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驢騾
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
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
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為比遣還西陵黃龍元年拜
上大將軍右都護是歲權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
尚書九官徵遜輔太子並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
督軍國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鬪鼻欄頗施小巧遜
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為慮即
時毀徹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整遜

陸遜

備訓

對之。髡其職。吏南陽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為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嘗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而且世務日興。良能為先。自不奸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符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略。終建勲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

勸勉

將相之言

規也。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為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天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審力。而後動耳。符相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為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飢寒。臣愚以為宜育。

三國志

吳書十三陸遜

九

三國志 卷之三 魏書 三 九
養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
九有一統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
權欲往征遂上疏曰淵憑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
獻實可讐忿蠻夷猾夏未染王化烏窠荒裔拒逆王
師至令陛下爰赫斯怒欲勞萬乘汎輕越海不慮其
危而涉不測方今天下雲擾羣雄角逐英豪踊躍張
聲大視陛下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
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
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太猷今不忍小忿
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

惑也臣聞志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
懷細以害大疆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釋遠征必
致闕闕感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
討自服今乃遠惜遠東衆之與馬奈何獨欲指江東
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
夏垂耀將來權用納焉嘉禾五年權非征使遂與諸
葛瑾攻襄陽遂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
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遂云大駕已旋賊得
韓扁具知吾閣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遂未答方催入
種蒔豆與諸將奕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

舟馬伊汝

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以旋無所復感得
 擊於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
 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
 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詐令瑾督舟船遜
 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懼遜遽還赴城瑾便引
 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于軍到
 白圍託言在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繫江夏新市
 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
 噓不得關敵乃自斫殺已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
 千餘人

周峻張梁

破一縣小
過計傷
謬大惡

臣松之以為遜慮孫權以退魏得專力於已既能
 張拓形勢使敵不敢犯方舟順流無復怵惕矣何
 為復潛遣諸將奄襲小縣致令市人駭奔自相傷
 害俘馘于人未足損魏徒使無辜之民橫罹荼酷
 與諸葛渭濱之師何其殊哉用兵之道既違失律
 之凶宜應其祚無三世及孫而滅豈此之餘殃哉
 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
 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即給衣糧厚加慰勞發
 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鄰境懷之
 臣松之以為此無異殘林覆巢而全其遺鷺曲惠

小仁何補大虐

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及夷王梅頤等並帥支黨來附遂遂傾財帛周贍經恤又魏江夏太守遂式遂音廉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非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遂聞其然即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慰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

臣松之以爲邊將爲害益其常事使遂式得罪代

裴論頗正

者亦復如之自非狡焉思肆將成大患何足虧損

雅慮尚爲小詐哉以斯爲美又所不取

禁暴

六年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遂遂以爲

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寇而祗固陳取

之郡民吳遽等果作賊殺祗攻沒諸縣豫章廬陵宿

敬遠

惡民並應遽爲寇遂自聞輒討即破遽等相率降遂

料得精兵八千餘人三郡平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

權柄擅作威福遂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

後權誅壹深以自責語在權傳時謝淵謝友等各陳

便宜欲興利改作

誅害

謝淵

駱秀

會稽典錄曰謝淵字休德少修德操躬秉耒耜既無感容又不易慮由是知名舉孝廉稍遷至建武將軍雖在戎旅猶垂意人物駱統子名秀被門庭之誨衆論孤疑莫能證明淵聞之歎息曰公緒早夭同盟所哀聞其子志行明辯而被闇昧之誨絜諸夫子烈然高斷而各懷遲疑非所望也秀卒見明無復瑕玷終爲顯士淵之力也吳歷稱云謝太才辯有計術

以事下遜遜議曰國以民爲本疆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彊者未之有也故爲國者得民

則治失之則亂若不受利而令盡用立効亦爲難也是以詩歎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少豐然後更圖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詔曰朕以不德應期踐運王塗未一奸宄克路夙夜戰懼不遑鑒寐惟君天資聰敏明德顯融統在上將匡國弭難夫有超世之功者必應光大之寵懷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魯伊尹隆湯呂尚翼周內外之任君實兼之今以君爲丞相使使持節守太常傳常授印綬君其茂昭明德修乃懿績敬服王命綏靖四方於乎聰司三事以訓羣寮可不敬與君其

魯王

本支百世之說

勗之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持全琮報遜遜以為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為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看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護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願承

公行其多用詐謀卒以惠死非天乎哉

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大傳吾菜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暨艷造管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為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別族其先覩如此長子延早天次子抗襲爵孫休時追謚遜曰昭侯

陸抗

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眾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孫權以楊竺所

自遜二十事問抗，抗禁絕賓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事事條答，權意漸解。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為慙。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當還，權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建興元年，拜奮威將軍、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為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偏將軍，遷征北將軍。永安二年，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

三年假節，孫皓即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建衡二年，大司馬施績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眾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於疆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疆，度政陵遲，黎民未久而議者所待，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

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簪旬奴未滅，去病薜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况臣王堂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感，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懼，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十七條失本，故不載。時何定弄權，閣官預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况其奸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

江東人才於此數語略見

嚴圍西陵

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而興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日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以至，眾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

張成

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所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關，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繫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竟言也。吾寧奔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勅江陵督張成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絕寇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

破楊肇

以通步軍，抗聞使成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業，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成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琯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克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頃領伺視間隙，兵

誅問

觀補抗事
則壽藥靈
為不膏膏
壞誰知其
幹盛

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
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祐等皆引軍還抗
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
赦者數萬口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
常故得將士歡心
晉陽秋曰抗與羊祜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祐酒祐
飲之不疑抗有疾祐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手時
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漢晉春秋曰羊祜既
歸增修德信以懷吳人陸抗每告其邊戍曰彼專
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

細益而已於是吳楚之間餘糧栖軌而不犯牛馬
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沔上獵吳獲晉人先傷
者皆送而相還抗嘗疾求藥於祐祐以成合與之
曰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
抗得而服之諸將或諫抗不答孫皓聞二境交和
以詰於抗抗曰夫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之人
而况大國乎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於祐無
傷也或以祐抗為失臣節兩譏之習鑿齒曰夫
理勝者天下之所保信順者萬人之所宗雖大猷
既喪義聲久淪狙詐馳於當塗權略周乎急務負

力從橫之人、臧獲牧豎之智、未有不憑此以創功、捨茲而獨立者、也是故、晉文退舍、而原城請命、穆子圍鼓、訓之以力、治夫獻策、而費人斯歸、樂毅緩攻、而風烈長流、觀其所以服物、制勝者、豈徒威力相詐而已哉、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餘年矣、吳人不能越淮沔而進取中國、中國不能陵長江以爭利者、力均而智侔、道不足以相傾也、夫殘彼而利我、未若利我而無殘、振武以懼物、未若德廣而民懷、匹夫猶不可以力服、而况一國乎、加服猶不如以德來、而况不制乎、是以羊祜恢大同之略、思五

兵之則、齊其民人、均其施澤、振義網以羅疆、吳明兼愛以革暴俗、易生民之視聽、馳不戰乎江表、故能德音悅暢、而襁負雲集、殊鄰異域、義讓交弘、自吳之遇敵、未有若此者也、抗見國小、主暴而晉德彌昌、人積兼已之善而已、無固本之規、百姓懷嚴敵之德、闔境有奔主之慮、思所以鎮定民心、緝寧外內、奮其危弱、抗權上國者、莫若親行斯道、以俟其勝、使彼德靡加吾、而此善流聞、歸重邦國、弘明遠風、折衝於枕席之上、校勝於帷幄之內、傾敵而不以甲兵之力、保國而不浚溝池之固、信義感於

寇讐丹懷體於先日豈設狙詐以危賢猶已身之私名貪外物之重我聞服之而不備者哉由是論之苟守局而保疆一卒之所能協數以相危小人之近事積詐以防物臧獲之餘慮威勝以求安明哲之所賤賢人君子所以拯世垂範舍此而取彼者其道良弘故也

加拜都護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微下獄抗上疏曰夫俊又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叙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太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

敦薛瑩

樓玄

王蕃

李勗

而立旋受誅殛或圯族替祀或投弃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太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弃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戾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感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傳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各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時師旅

仍動百姓疲弊抗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強兵力農畜穀使文武之亦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度尹審刑罰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以仁然後順天垂運席卷宇內而聽諸將狗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奸便非國家之良策也魯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况今師所克

獲不補所喪哉且陟兵無象古之明鑒誠宜斲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筮在西垂陳言以為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備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嘗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

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疆對內懷百蠻而
 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為
 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
 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官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連逃
 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
 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
 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諧大事此臣
 之所深感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願陛下思
 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遂卒子晏嗣晏及弟景玄
 機雲分領抗兵晏為裨將軍夷道監天紀四年晉軍

諸正兵

陸良

代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克終如抗慮
 景字士仁少尚公主拜騎都尉封毗陵侯既領抗兵
 拜偏將軍中夏督操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也

文士傳曰陸景母張承女諸葛恪外生恪誅景母
 坐見黜景少為祖母所育養及祖母亡景為之心
 喪三年

二月壬戌晏為王濬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時年
 三十一景妻孫皓適妹與景俱張承外孫也

景弟機字士衡雲字士龍機雲別傳曰晉太康末
 俱入洛造司空張華華一見而奇之曰伐吳之役

陸機

利在獲二僑遂爲之延譽薦之諸公太傅楊駿辟
機爲祭酒轉太子洗馬尚書著作郎雲爲吳王郎
中令出宰浚儀甚有惠政吏民懷之生爲立祠後
並歷顯位機天才綺練文藻之美獨冠於時雲亦
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于時朝廷
多故機雲並自結於成都王穎穎用機爲平原相
雲清河內史尋轉雲右司馬甚見委仗無幾而與
長沙王構隙遂舉兵攻洛以機行後將軍督王梓
牽秀等諸軍二十萬士龍著南征賦以美其事機
吳人羈旅單宦頓居羣士之右多不厭服機屢戰

失利死散過半初宦人孟玖穎所嬖幸乘寵豫權
雲數言其短穎不能納玖又從而毀之是役也玖
弟超亦領衆配機不奉軍令機繩之以法超宣言
曰陸機將反及牽秀等譖機於穎以爲持兩端玖
又構之於內穎信之遣收機并收雲及弟耽並伏
法機兄弟旣江南之秀亦著名諸夏並以無罪夷
滅天下痛惜之機文章爲世所重雲所著亦傳於
世初抗之克步聞也誅及嬰孩識道者尤之曰後
世必受其殃及機之誅三族無遺孫惠與朱誕書
曰馬援擇君凡人所聞不意三陸相攜暴朝殺身

遜亦宜分

三國志 陸抗

傷名可為悼歎事亦並在晉書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
 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字簡壽子既奇遜之謀略又歎權
 之識亦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亡身庶
 幾社稷之臣矣抗貞亮奕世載美具體而微可謂克
 構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注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吳書

吳主五子傳第十四

孫登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以權為吳王拜
 登東中郎將封萬戶侯登薨侯不受是歲立登為太
 弟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為賓友於是諸葛恪張休
 顯譚陳表等以選入侍講詩書出從騎射權欲登讀

受讀

陳表顯譚

謝景

范慎
羊道

漢書尋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
 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登待接察屬略用布衣之禮
 與恪休譚等或同輿而載或共帳而寐太傅張溫言
 於權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舊德於
 是乃用表等為中庶子後又以庶子禮拘復令整巾
 侍坐黃龍元年權稱尊號立為皇太子以恪為左輔
 休右弼譚為輔正表為翼正都尉是為四友而謝景
 范鎮刁玄羊衛等皆為賓客衛首於是東宮號為多
 士

吳錄曰慎字孝敬廣陵人竭忠知己之君纏綿二

益之友時人榮之著論二十篇名曰矯非後為侍
 中出補武昌左部督治軍整頓孫皓移都甚憚之
 詔曰慎勲德俱茂朕所敬憑宜登上公以副眾望
 以為太尉慎自恨久為將遂託老耄軍士戀之舉
 誓為之隕涕鳳凰三年卒子耀嗣玄丹揚人衛南
 陽人吳書曰衛初為中庶子年二十時廷尉監
 隱蕃交結豪傑自衛將軍全琮策皆傾心敬待惟
 衛及宜詔即豫章揚迪拒絕不與通時人咸怪之
 而蕃後叛逆眾乃服之江表傳曰登使侍中胡綜
 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

胡綜

平尚書

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辨宏達言能釋結則謝
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衛乃私駁綜曰元
遜才而疏子嘿精而狠叔發辨而浮孝敬深而狹
所言皆有指趣而衛卒以此言患咎不為恪等所
親後四人皆敗吳人謂衛之言有徵位至桂陽太

宗卒

權遷都建業徵上大將軍陸遜輔登鎮武昌領官府
留事登或射獵當由徑道常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
所頓息又擇空閒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
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二人操彈佩丸咸以為是辭

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
見釋又失盛水金馬孟覺得其主左右所為不忍致
詈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勅親近勿言後弟慮卒權為
之降損登晝夜兼行到賴鄉自聞即曉召見見權悲
泣因諫曰慮寢疾不起此乃命也左今朔土未一四
海喁喁天戴陛下而以下流之念滅損太官殺饌過
於禮制臣竊憂惶權納其言為之加膳住十數日欲
遣西還深自陳乞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關又陳陸遜
忠勤無所願憂權遂留焉嘉禾三年權征新城使登
居守總知留事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

三國志

吳書

三

所以防禦甚得止奸之要初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
有母養之恩後徐氏以妬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步
氏有賜登不敢辭拜受而已徐氏使至所賜衣服必
沐浴服之登將拜太子臈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
宜先立后權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權默然
吳書曰弟和有寵於權登親敬待之如兄常有欲

讓之心

立凡二十一年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臣以無狀
嬰抱篤疾自雀微劣懼卒隕斃臣不自惜念當委離
供養理齒后土長不復奉望宮雀朝覲日月生無益

臨終疏忠
可誦亦
聖公子也

於國死胎陛下重感以此為哽結耳臣聞死生有
長短自天周晉顏回存上智之才而尚天折况臣愚
陋年過其壽生為國嗣沒享榮祚於臣已多亦何悲
恨哉方今大事未定逋寇未誅萬國喁喁係命陛下
危者望矣亂者仰治願陛下棄忘臣身割下流之恩
修黃老之術篤養神光加蓋珍膳廣開神明之慮以
定無窮之業則率土幸賴臣死無恨也皇子积仁孝
聰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繁民望諸葛恪才略博
達器任佐時張休顧譚謝景皆通敏有識斷入宜委
腹心出可為爪牙范慎華融矯矯壯節有國士之風

裴欽
蔣修

羊術辯捷有專對之材才玄優弘志履道真裴欽博
記翰采足用蔣修虞翻志節分明凡此諸臣或宜廊
廟或任將帥皆練時事明習法令守信固義有不可
奪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宮得與從事備
知情素敢以陳聞臣重惟當今方外多虞師旅未休
當厲六軍以圖進取軍以入為眾眾以財為寶竊聞
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凋弊奸亂萌生是以法令繁滋
刑辟重切臣聞為政聽民律令與時推移誠宜與將
相大臣詳擇時宜博采眾議寬刑輕賦均息力役以
順民望陸遜忠勤於時出身憂國蹇蹇在公有匪躬

朱然
孫怡

之節諸葛瑾步騭朱然全崇朱據呂岱吾黎闕澤嚴
暖張承孫怡忠於為國通達治體可令陳上便宜蠲
除苛煩愛養士馬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內遠
者歸復近者盡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臣聞鳥
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子囊臨終
遺言戒時君子以為忠况臣登其能已乎願陛下留
意聽來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既絕而後書聞權
益以摧感言則隕涕是歲赤烏四年謝景時為豫章
太守不勝哀情弃官奔赴拜表自劾權曰君與太子
從事異於他吏使中使慰勞聽復本職發遣還郡謚

登曰宣太子

吳書曰初葬句容置園邑奉守如法後三年改葬
蔣陵

子璠希皆早卒次子英封吳侯五鳳元年英以夫將
軍孫峻擅權謀誅峻事覺自殺國除

吳歷曰孫和以無罪見殺衆庶皆懷憤歎前司馬
桓慮因此招合將吏欲共殺峻英事覺皆見殺

英實不知

謝景者字叔發南陽宛人在郡有治迹吏民稱之以
爲前有顧劭其次即景數年卒官

孫慮

孫慮字子智登弟也少敏惠有才藝權器愛之黃武
七年封建昌侯後二年丞相雍等奏慮性聰體達所
尚日新北方近漢宜進爵稱王權未許久之尚書僕
射存上疏曰帝王之興莫不褒崇至親以光羣后故
魯衛於周寵冠諸侯高帝五王封列于漢所以藩屏
本朝爲國鎮衛建昌侯慮稟性聰敏才兼文武於古
典制宜正名號陛下謙光未宥如舊羣寮大小咸用
於邑方今奸寇恣睢金鼓未弭腹心爪牙惟親與賢
輒與丞相雍等議咸以慮宜爲鎮軍大將軍授往偏
方以光大業權乃許之於是假節開府治半州

吳書載權詔曰：期運擾亂，凶邪肆虐，威爵有戾，干戈不戢，以慮氣志休懿，武略夙昭，必能為國佐定大業。故授以上將之位，顯以殊特之榮，寵以兵馬之勢，委以偏方之任。外欲威振敵虜，厭難萬里；內欲鎮撫遠近，慰郵將士。誠慮建功立事，竭命之秋也。慮其內修文德，外經武訓，持盈若冲，則滿而不溢，敬慎乃心，無忝所受。慮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遠近嫌其不能留意，及至臨事，遵奉法度，敬納師友，過於衆望。年二十，嘉禾元年卒，無子，國除。

孫和字子孝，慮弟也。少遊母王有寵，見愛。年十四，為置宮衛，使中書令闕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見稱。述赤烏五年，立為太子。時年十九，闕澤為太傅，薛綜為少傅，而蔡穎、張純封，備嚴純等皆從容侍從。

吳書曰：和少岐嶷，有智意，故權尤愛幸，常在左右。衣服禮秩，雕玩珍異之賜，諸子莫得比焉。好文學，善騎射，承師涉學，精識聰敏，尊敬師傅，愛好人物。穎等每朝見進賀，和常降意，歡以待之。講校經義，綜察是非，及訪諮朝臣，考績行能，以知優劣，各有條貫。後諸葛豐為叛，以誘魏，將諸葛誕、權潛軍待。

之和以權暴露外次又戰者凶事常憂勞憊但不復會同飲食數上諫戒令持重務在全勝權還然後敢安張純字元基敦之子吳錄曰純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拜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績擢為太子輔義都尉

是時有司頗以條書問事和以為好妄之人將因事其東宮體錯意以生禍心不可長也表宜絕之又都督劉寶白亦似有見才見學之意度子丁晏晏亦白寶和謂晏曰文武在事當能幾人因隙搆薄圖相危害豈有福哉遂兩釋之使之從厚常言當世士人宜講修德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

多有道之言諸公子

亦既探其甚矣然左受實受之禍

但交游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羣寮侍宴言及博奕以為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緒者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耻非其次夫以天地長久而人居其間有白駒過隙之喻年齒一暮榮華不再凡所患者在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弃不急之務以修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奕然後為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度子韋曜退

韋曜

三國志

吳書

七

又軟不肅
寵奪嫡

負臣誅徙

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穎姪奕直事在署者頗學
焉故以此諷之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隙權嘗寢疾
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
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
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
死而和寵稍損懼於廢黜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
粲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竺為魯
王霸支黨譖想日興粲遂下獄誅譚徙交州權沈吟
者歷年

殷基通語曰初權既立和為太子而封霸為魯王

初拜猶同宮室禮秩未分羣公之議以為太子國
王上下有序禮秩宜異於是分宮別僚而隙端開
矣自侍御賓客造為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水
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太常顧譚驃騎將軍朱據
會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績尚書丁密等奉禮而
行宗祀太子驃騎將軍步騭鎮南將軍呂岱大司
馬全琮左將軍呂據中書令孫弘等附魯王中外
官僚將軍大臣舉國中分權患之謂侍中孫峻曰
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一
人立者安得不亂於是有所改嗣之規矣臣松之以

非附魯王
乃附權耳

鷹谷琮無行

石昱

陸陳象

殺直臣又
有杖一百
其為惡矣
也
命孫皓祖

為袁紹劉表謂尚琮為賢本有傳後之意異於孫
 權既以立和而復寵霸坐生亂階自構家禍友之
 袁劉昏悖甚矣步騭以德度著稱為吳良臣而阿
 附於羈事同揚笠何哉和既正位適度分定就使
 於德不殊猶將義不黨度况霸實無聞而和為令
 嗣乎夫邪僻之人豈其舉體無善但一為不善眾
 美皆亡耳騭若果有此事則其餘不足觀矣呂岱
 全琮之徒蓋所不足論耳
 後遂幽閉和於是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
 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甚

惡之勅據晃等無事愈益權欲廢和立亮無難督陳
 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非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
 國擾亂又據晃固諫不止權大怒族誅正象據晃率
 入殿杖一百
 吳歷曰晃入口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
 鼎峙實不宜搖動太子以生眾心願陛下少垂聖
 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不
 納晃言斥還田里孫皓即位詔曰故僕射屈晃志
 匡社稷忠諫亡身封晃子緒為東陽亭侯弟幹恭
 為立義都尉緒後亦至尚書僕射晃汝南人見胡

張純直諫

中答問吳書曰張純亦盡言極諫權幽之遂弃市
竟徙和於故鄣羣司坐諫誅放者十數衆咸寃之
吳書曰權寢疾意頗感寤欲徵和還立之全公主
及孫俊孫弘等固爭之乃止
太元二年正月封和為南陽王遣之長沙
吳書曰和之長沙行過蕪湖有鵲巢于帆檣故官
寮聞之皆憂慘以為檣未傾危非久安之象或言
鵲巢之詩有積行累功以致爵位之言今王至德
茂行復受國土儻神靈以此告寤人意乎
四月權夢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張之舅也妃使黃

張純

門陳遷之建業上疏中宮并致問於恪臨去恪謂遷
曰為我達妃期當使勝他人此言頗泄又恪有徙都
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欲迎和及恪被誅孫峻因
此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和與妃張辭別
張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活也亦自殺舉邦傷焉
孫休立封和子皓為烏程侯自新都之本國休薨皓
即阼其年追謚父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三
百家令丞奉守後年正月又分吳郡丹陽九縣為吳
興郡治烏程置太守四時奉祠有司奏言宜立廟京
邑寶鼎二年七月使守大匠薛翊營立寢堂號曰清

三國志

吳書十四 孫和

廟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僚中軍
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東迎神於明陵皓引見仁
親拜送於庭

吳書曰比仁還中使手詔曰使相繼奉問神靈起
居動止巫覡言見和被服顏色如平生曰皓悲嘉
涕淚悉召公卿尚書詣闕門下受賜
靈輿當至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皓於金城
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門之外其翌日拜廟薦祭獻
款悲感比七日三祭倡技晝夜娛樂有司奏言祭不
欲數數則驢宜以禮斷瘖然後止

一國
諸葛觀

吳歷曰和四子皓德謙俊孫休即位封德錢塘侯
謙永安侯俊拜騎都尉皓在武昌吳興施但因民
之不堪命聚萬餘人劫謙將至秣陵欲立之未至
三十里住擇吉辰但遣使以謙命詔丁固諸葛靚
靚即斬其使但遂前到九里固靚出擊大破之但
兵裸身無鎧甲臨陣皆披散謙獨坐車中遂生獲
之固不敢殺以狀告皓皓醜之母子皆死俊張承
外孫聰明辨惠為遠近所稱皓又殺之

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為太子霸為魯王寵愛
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

皓俊殺
此

稱二宮使
不是

斷往來假以精學督軍使者羊衛上疏曰臣聞古之
有天下者皆先顯別適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
為國藩表也二宮拜授海內稱宜斯乃大吳與隆之
基頃聞二宮並絕賓客遠近悚然大小失望竊從下
風聽採衆論咸謂二宮智達英茂自正名建號於今
三年德行內著美稱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聞謂陛
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勤命二宮賓延四遠使異
國聞聲思為臣妾今既未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
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
尚古義欲令二宮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觀聽小宦期

二子

於溫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傾企喁喁之至願也或
謂二宮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息不寧就如所嫌猶
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
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
聞達聞達之日聲論當與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
審陛下何以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亦無以釋境內
境內守疑異國與謗非所以育巍巍鎮社稷也願陛
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地晏萬
國幸甚矣時全寄吳安孫竒楊竺等陰共附霸圖危
太子諸毀既行太子以敗勳亦賜死流竺尸于江兒

孫霸

穆以數諫戒竺得免太辟猶徙南州霸賜死後又誅
 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霸二子基壹五鳳中
 封基為吳侯壹死陵侯基侍孫亮在內太平二年盜
 乘御馬收付獄亮問侍中刁玄曰盜乘御馬罪云何
 玄對曰科應死然魯王早終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
 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親親故邪當思惟可以釋此
 者奈何以情相迫乎玄曰舊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
 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及亮曰解久不當爾邪乃赦
 宮中基以得免孫皓即位追和霸舊隙削基壹爵士
 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烏傷縣

孫奮字子揚霸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為齊王
 居武昌權夢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
 地徙奮於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上牋諫
 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
 內皆為臣妾仇讐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
 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
 之道也魯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輒為不軌上
 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為大諱自
 堯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于
 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

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
狹人衆非強以適庶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
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萌遏萌慮於千
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
禁嚴峻其所戒勅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
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
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敬之節下
當裁抑驕恣荒亂以爲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
違詔勅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
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

華鎬

揚融

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勅輔導大王既不承用
其言令懷憂怖華鎬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道
當納用之而聞怒鎬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楊融親受
詔勅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
大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
以知今夫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
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
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爲大王
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勅不行於藩臣邪
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漸

孫奮曰

謝慈

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其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懷懷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末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奮得戕懼遂移南昌游獵彌甚官屬不堪命及恪誅奮下往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傳相謝慈等諫奮奮殺之

慈字孝宗彭城人見禮論撰喪服圖及變除行於世

坐廢為庶人徙章安縣太平三年封為章安侯

江表傳載亮詔曰齊王奮前坐殺吏廢為庶人連有赦令獨不見原縱未宜復王何以不侯又諸孫兄弟作將列在江渚孤有兄獨爾云何有司奏可就拜為侯

建衡二年孫皓左夫人王氏卒皓哀念過甚朝夕哭臨數月不出由是民間或謂皓死訛言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奮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除墳塋皓聞之車裂俊夷三族誅奮及其五子國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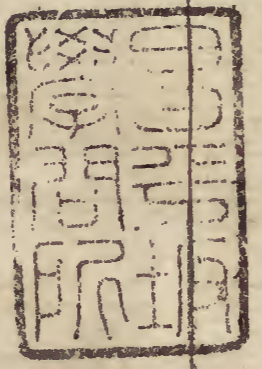
江表傳曰豫章吏十人乞代後死皓不聽奮以此

子及其五

孫奮

見疑本在章安徙還吳城禁錮使男女不得通婚
孫氏子孫所
 或年三十四十不得嫁娶奮上表乞自此禽獸使
為至此
 男女自相配偶皓大怒遣察戰齋藥賜奮奮不受
 藥叩頭于下曰老臣自將兒子治生求活無豫國
 事乞丐餘年皓不聽父子皆飲藥死臣松之案
 建衡二年至奮之死孫皓即位尚猶未久若奮未
 被疑之前兒女年二十左右至奮死時不得年三
 十四也若先已長大自失時未婚娶則不由皓
 之禁錮矣此雖欲增皓之惡然非實理
 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為茂美之德慮和並有好善

之姿規自砥礪或短命早終或不得其死哀哉霸以
 庶于適奮不遵軌度固取危亡之道也然奮之誅夷
 橫過飛禍矣



文獻堂

